

# 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适应性的现实逻辑

陈琪 苏日娜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顺德 528300）

**【摘要】**：本文阐述了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含义。并探讨了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适应性的现实逻辑。包括国家政策层面的高度契合、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市场需求导向与人才培养方向的有效结合、教育信息化与现代化的互动联合四个方面。

**【关键词】**：数字化；职业教育；职业教育适应性

基金项目：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适应性作用机理及路径研究（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GD22CGL10）；大学生数字化生存的伦理失范、成因与对策研究（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21JKDY071）

## The Practical Logic of Digital Empowerment for the Adaptabi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hen Qi, Su rina

Shunde Polytechnic, Shunde 5283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meaning of digital “empowerment” for the adaptabi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explores the practical logic behind it. This includes four aspects: a high degree of alignment at the national policy level, deep integration betwee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ffective alignment between market demand orient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directions, and the interactiv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Keywords:** Digitaliz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Adaptabili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 1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新职教法”）于2022年修订，明确提出“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亟需明晰职业教育改革的推进策略，着力提升教育质量，构建一个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求，又契合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的职业教育制度体系，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与技能保障。这一举措与近两年来政府工作报告（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核心部署高度契合，同时也积极响应了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将“提升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作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关键策略的号召。在“新职教法”视域下，职业教育需以广大民众的教育需求为指引，贴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并顺应产业转型升级的实际要求，以充分发挥其价值导向作用，即“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新时代职业教育具备顺应时代轨迹的修正力、兑现学习诉求的支撑力、服务发展需求的预判力和凝集建设资源的承载力。

那么，我们要如何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呢，党的二十大报告立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宏观视角，着重指出“加快教育数字化转型”，这一举措对于实现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总体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作为教育体系的关键一环，职业教育亦需融入“教育数字化”的浪潮。“职业教育适应性”与数字化

的融合，既是应对数字时代变革的必由之路，也是驱动职业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策略。这种结合的过程可以称之为“赋能”，即主体输出价值理念、知识资源、方法工具等以提升客体的能力，帮助其完成任务、实现目标和发挥潜力。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适应性即以数字化理念、资源、技术等为内核驱动职业教育适应性提升。

通过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以“数字化”“职业教育”“适应性”等关键字眼搜索相关度高的学术期刊3485篇，当前文献重点对职业教育数字化的存在问题、挑战、变革困境、改革路径提供理论与实证基础，对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适应性相关背景材料主要在引言或者研究背景部分进行简要概述。本文旨在进一步深入阐述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适应性的现实逻辑，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适应性是国家政策、产教融合、市场与人才、教育信息化与现代化等四个方面的现实需要，具有其内在逻辑。

### 2 国家政策层面的高度契合

政府工作报告、“新职教法”提出“职业教育适应性”。“职业教育适应性”实际是将“适应性”这一概念引入职业教育领域，“职业教育适应性”是指职业教育体系在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新需求时，能够及时调整教育理念、教学模式、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方式等，以适应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能力。同时，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二者互相支持、相互促进，关系越发紧密。职业教育需要适应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也需要适应经济社会转型、行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以及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需要。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教育数字化”被明确提出。从宽泛的角度理解，“教育数字化”代表着技术与教育体系的深度整合，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教育转型模式；而从具体层面分析，它则意味着技术被纳入教育组织之中，促使教育组织在技术的驱动下，对产品、流程及模式（涵盖师资力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与改革。无论是“职业教育适应性”还是“教育数字化”，都强调了教育从传统走向新形态的创新变革。产教融合是国家发展职业教育一以贯之的政策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阐述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要加速数字经济的推进步伐，推动其与实体经济实现深度交融，并强调必须将经济发展的重心稳固地落在实体经济之上。据中国信通院发表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数据表明，2023年度我国数字经济在GDP中所占比例已达42.8%，相比前一年增长了1.3个百分点，稳固地确立了其作为国民经济核心支柱与重要驱动力的地位，适应产业发展的职业教育必然面向数字化赋能的产业经济。2021年印发的《“十四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建设实施方案》指明了职业教育、教材服务产业升级和进行数字化改造的改革方向。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实施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并再次强调职业教育在培育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从宏观政策大局到具体政策布局，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适应性都体现了“职业教育适应性”进行“教育数字化”，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过程，从国家政策层面上体现了教育政策与经济政策导向的结合，也从更高的层面上回应了职业教育“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 3 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启蒙运动时期，裴斯泰洛奇、夸美纽斯、卢梭等将实用主义引入到教育之中，由此启蒙了职业教育思想。新人文主义时期，教育区分为“人的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个部分。陶行知秉持“生活即教育”的理念，强调教育需紧密联系实际生活；而早在1913年，黄炎培便在其文章《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中，提出了发展职业教育的构想，并明确指出教育应当与现实生活及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倡导践行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职业教育从产生之初，就与生活、与社会发展相关。办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是必由之路，这是国家政策中关于发展职业教育的一以贯之的要求。我国职业教育办学模式随着国家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也在逐渐成长，大概经历了管理职权下放的初步探索阶段、社会力量参与的内涵深化阶段、多元主体协同的创新发展阶段，从产教结合走向融合的历程。2017

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深化产业与教育融合的具体路径，着重提出要加强产教融合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改革力度，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之间的无缝对接。当前，深化产教融合已成为职业教育领域的核心任务，也是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紧迫需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了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以及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性；而党的二十大则进一步规划了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协同创新，推动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并优化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这一系列政策均将职业教育的深度产教融合视为提升教育质量、实现人民满意教育的关键举措。《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研究显示，产业中的数字融合化趋势正在加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比重由2012年的约3:7发展为2023年的约2:8。数字经济中，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占比分别为18.7%和81.3%，同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是10.78%、25.03%和45.63%，而且，第二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增幅首次超过同期第三产业表现[8]。数字经济拓宽了我国产业发展更多可能，而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自动化等科技的加速创新，国家对数字化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加。职业教育肩负着培育职业技能人才的重任，其核心职能在于顺应数字化产业及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潮流，即增强教育的“适应性”。除了职业教育对社会的适应力外，产业的转型升级也对职业教育的“教育数字化”提出要求，即要求在新一代数字技术体系下，以数据要素为驱动，赋能职业教育生态、模式、方式和价值的全面变革与创新，回应技术发展的时代诉求和“数字中国”的战略需求。

### 4 市场需求导向与人才培养方向的有效结合

有学者研究指出，目前，数字化技术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对职业院校进行赋能：技术层面，搭建数字化教学平台，构建混合教学或者“人机互动”，打造实践仿真教学场景；理念层面，数字化技术整合教育资源，提升教学信息筛选和识别能力；多主体参与层面，通过技术赋能开展校企合作，助力形成产业链、人才链、教育链、价值链一体化发展的职业教育新模式，人才培养方向与市场需求导向相结合。这一点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尤为重要，为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适应性提供现实基础。这一结合不仅要求职业教育机构密切关注市场动态，还需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教育内容与市场需求的高效对接。另一方面，市场需求是动态变化的，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也需要具备灵活性。有研究指出，2022年全国共有516万名高职院校毕业生，但我国对产业工人的需求依然存在数千万的缺口。研究结果显示，当前我国技能人才的总量已逾2亿，占就业人口总数的比例超过26%，在这之中，高技能人才的数量超过了6000万。然而，尽管如此，技能人才总体上仍持续面临数量短缺的问题，尤其是高技能人才供给与产业转型升级所需之间存在的结构性不匹

配问题日益突出。“新职教法”明确界定，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需由以往的“技术技能人才”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转型，强调要培育兼具职业道德、科学文化素养、专业知识及技术技能等全方位职业素质和实践能力的职业教育学生，以满足其从事特定职业或实现职业晋升的需求。市场需求导向与人才培养方向的有效结合，确定了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人才适应性的能力培养定位的变化，体现的是随着产业发展需求变化，不断调整和丰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向和发展内涵。

## 5 教育信息化与现代化的互动联合

教育部在2018年4月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指导了教育信息化发展从单纯技术应用向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创新转变。特别是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各种线上教学系统大量开发和应用，我国教育信息化水平迅速提升。疫情前，大约70%的师生很少参与甚至从未参与过线上教学活动。而在疫情后，有80%左右的师生已适应在线教学，线上教学从摸索适应期逐步走向融合、创新的新阶段，得到了国家、高校和社会的充分认知和广泛认可<sup>[1]</sup>。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信息化实战演练也让教育信息化手段在教育各个环节全面铺开，教学环境（空间）的转变改变了教学方式，教师可以融合虚拟、现实场景，使学生获得更为丰富和灵活的学习体验<sup>[2]</sup>。越来越多的教材和工具书多媒体化，不仅有文字和图形，还能呈现声音、动画、录像以及模拟的三维景象教材的信息化表述<sup>[3]</sup>。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出：“要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视为驱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前行的关键先手之举。”在教育现代化的征途中，其作为国家现代化的基石与先导，对于构建教育强国的战略地位愈发显著。《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作为引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明确指出“加速信息化背景下教育体系的革新”是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

一项核心战略使命。该使命旨在推进智慧校园的建设，借助技术革新来重塑人才培养模式，促进数字教育资源的共建与共享，并优化新型教育服务的监管框架。教育信息化的推进，实质上是数字化技术蓬勃发展与深度赋能的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创新性地提出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整体规划与部署策略，并首次将“推动教育数字化进程”纳入其中，彰显了其重要性。信息化是人类社会工业化的延续和扩展，数字化转向必将影响人类的思维方式转向，由工业思维转向数字思维。教育的变革首先从数字化转向开始，将引发根本性的范式跃迁<sup>[4]</sup>。由此，职业教育借助数字化力量，正契合了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时代趋势。国家发布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着重提出“深化教育教学模式创新”，倡导实现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以提升课堂教学的品质。数字化的赋能与职业技术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职业教育信息化和现代化的互动联合。

## 6 结论

当前，数字化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各行各业的发展格局。职业教育作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必须紧跟时代步伐，积极应对数字化技术的挑战。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适应性，即是国家政策层面的要求，也是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的需要，还是市场需求导向下人才培育的必然选择，更是教育信息化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加快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的步伐，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在数字化“赋能”的加持下，职业教育得以更精准地对接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同时顺应社会、经济、教育及人才发展的内在规律，为职业教育的深度革新提供有力支撑，切实强化职业教育适应性，从而有力推动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进程。

## 参考文献

- [1] 刘影, 任航, & 罗通彪. (2023). 新职教法视域下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价值指向与实践路向. 教育与职业, (14), 41-46.
- [2] 朱少义. (2023, December 20). 从新职教法看如何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 中国教师报, p. 14.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3, April 27). 推进教育数字化.
- [4] 李燕飞, & 袁汪洋. (2024). 自媒体赋能高校美育的时代特征及实践策略. 大众文艺, (20), 203-205.
- [5] 郭英菡, & 李妍. (2024). 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与吸引力. 人民论坛, (14), 61-63.
- [6] 张海军, & 张万红. (2024).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文化 - 认知的悬浮表征及落地路向. 黑龙江高教研究, 42(03), 135-141.
- [7] 祝智庭, & 胡姣. (2022).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逻辑与发展机遇. 电化教育研究, 43(01), 5-15.
- [8] 习近平. (2022).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9]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024).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2024年).
- [10] 王兴立, 张毅哲, & 肖世程. (2024).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治理的制度变迁及当代启示——基

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职业技术教育, 45(30), 16-22.

[11] 孟亭含. (2024, November 4).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困境及实施路径. 教育理论与实践, 1-5.

[12] 申国昌, & 姬溪曦. (2024).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内涵与路径. 现代教育管理, (05), 105-116.

[13] 李君, & 鲁兆卿. (2024). 技能型社会视域下高职教育助力制造业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研究.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4(03), 27-31.

[14] 新华社. (2024, May 5). 总量不足、结构不优——3年新增500万人次高技能人才如何实现?

[15] 赵进, & 岳爱武. (2024). 基于“雨课堂”的OMO模式: 开启高等教育智慧教学新范式.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37(20), 145-147.

[16] 李婷. (2024). 多媒体技术在美术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美术教育研究, (21), 178-180.

[17] 马宁, & 余胜泉. (2002).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层次. 中国电化教育, (01), 9-13.

[18] 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 建设教育强国. (2022, December 9). 中国教育报.